

诗与远方

在未抵达东衡村之前

□ 罗广才

但愿德清5天后的天气预报准确
无关零下2度还是零下8度
只要是晴转多云就好
只有晴天,才配得上东衡村
千里迢迢的来客。只有多云
才配得上来客中喜欢浪漫的诗人们

在未抵达东衡村之前

我要如数家珍:
10.4平方公里的土地,步行百分之一
驱车行百分之九十九
近6000多亩的水田、桑地、鱼塘、林地
都拍成微信图片和短视频
和108名党员、村干部都热情相拥
那我算不算“东衡通”了

在拜谒孟公之前,我要先安放好自己的戾气和心虚。有寻常心才配得上旷世才人和魏国夫人美貌一衰的“情多处,热似火”可以不怀恨,亦可以不哀怨我们这些人啊,别说有合葬的可能或安排,哪怕能有“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的当初都不枉此生啊。占尽月华水色独缺“同一个舍死同一个样”之人啊

让墨水抱着泪水替我先行
或蘸2两酱油,在水城和德清1896公里的空距里挟着
墨香和酒香,唯独不让泪水漂泊
泪水太沉,不适合远行
我要在途经的每一个空旷的地方
都默念我现编的咒语:在这里也出现一个“中国爱情展览馆”
德清村版本的展厅吧

在旅途中如果墨迹未干
酒力尚未消散,就让所有的故园开满暖花
像攀枝花30度的冬天
开满红艳艳的灯笼花。甚至无论遇到日出还是日落,都是竭尽所能去赞美
在未抵达东衡村之前
封存耻辱并懂得忘记
擅长赞美是和天空平行的修为
那将是:提速未来的一部分

冬至的酒

□ 胡红桢

斗转星移,北斗
诗的意趣
日行南至,斗柄指北
太阳,又要将自己放飞
想着那些数九的趣事儿
想起《汉书》的“阳气起,君道长”
想起了“九九消寒图”
安静静体,黄钟之律
寒天里
更会回味先贤的趣题
我还是喜欢醉吟先生的吟唱
那绿蚁新酒
那红泥火炉
欲雪的至日
梅花,早已蓄势待放
趁着冬至
趁着霞阳拉起的紫气
还是畅饮一回
雪夜里的酒歌,定然是
莽原上最美的诗行
举杯,遥祝
我生命里的亲友
星辰的诗写,那支
醉了的
心梅

十二月（外一首）

□ 刘 流

十二月 在旅途的子夜降临
北窗飞雪 南窗花簇
一年的仓廩高过秋野
陈谷将尽
新粮补满消耗的仓位

上月的残枝 不舍昼夜
从北方移步南国续命
在一条路的尽头
转弯拐进另一个小巷

纤细的河流上漂浮着上游的雾霾
群山顶着半轮残月 跌落水中

岸边的旅居者
吐尽腹中的毒液
在盘阳河的氤氲里
畅饮全息的承诺

山村之晨

村庄尚未醒透
月亮仍在山头值更
河水泛着青青的微光
三两个村人陆续出场

仓促停泊的房车上
几片落叶湿身于霜露
风尾竹与芭蕉叶的缝隙间
水珠在戏水者挽起的脚踝上闪亮

卸下行囊的候鸟人
沿河奔跑
一座大山挡住去路
他们略一迟疑
便又转向河流的方向
山重水复的选择
如同河流上古老的吊桥
足以让候鸟人驻足其上
面对又一个清晨
齐声吐纳:
我来了——

故乡的冬天

□ 张西云

故乡的冬天是寒冷的,但因为有了麦田所以并不萧瑟。
当我在深冬踏进故乡土地那一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成片成片的麦田,仿佛碧绿的海洋,又像绿色的丝缎平铺在广阔的黄土地上,一泻而下,绿了田野、映了村庄、明艳了故乡冬天的景致。这些麦田被横竖交错的田埂精心分割成一块块、一条条形状各异的图形,看似随意却很规则地排列着,错落有致,独具匠心。

站在平整的麦田边向四周瞭望,透过稀稀疏疏的树木丛林,可以看到不远处村庄小小的轮廓,几乎同样深蓝色的砖墙,艳红色的房瓦,勾栏雕筑的门楼无不体现出故乡独有的民居特色和乡村淡泊宁静的闲适。几栋现代化的两层楼房上竖立着用于晾晒储存小麦、玉米的铁皮房顶,也被房主刷上瓦蓝的油漆。在冬日的阳光下,田野里绿色的麦田、村庄中红色的房瓦和蓝色的屋顶,相互映照、相互衬托,如同一幅彩色的油画蔓延着、流淌着,让故乡的冬季少了凛冽,多了明亮和清丽的感觉。

我回到故乡时,恰遇一场罕见的大雪。
雪花儿先是零星星星洒落在故乡铅灰色的上空,然后是一片一片如棉絮般扑来,轻轻落在庭院四周的墙脊、屋檐和树木的枝丫上,再后来随着天色暗淡变成铺天盖地,让人想起李白“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句。

一夜之间,大雪封了沟渠、填了河道,堵了道路。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渐渐停息。孩子们穿着厚重的棉衣、戴着棉帽和手套在雪地里追逐、玩耍,大人们则拿着工具在庭院和道路上清扫积雪。视庄稼如生命的农人,顾不得清扫庭院和道

美文欣赏

去古画里看一场雪

□ 姜季红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古人说得真好,春赏百花冬听雪落,只要心无挂碍,四季皆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只是春花秋月夏风常有,南方的冬雪却是可遇不可求,它总是姗姗来迟,即使来了也是若有若无、欲说还休、婉约含蓄,难得有北国之雪铺天盖地、酣畅淋漓的豪迈,所以在等雪不来的冬天,我常常去古画里遇一场皑皑白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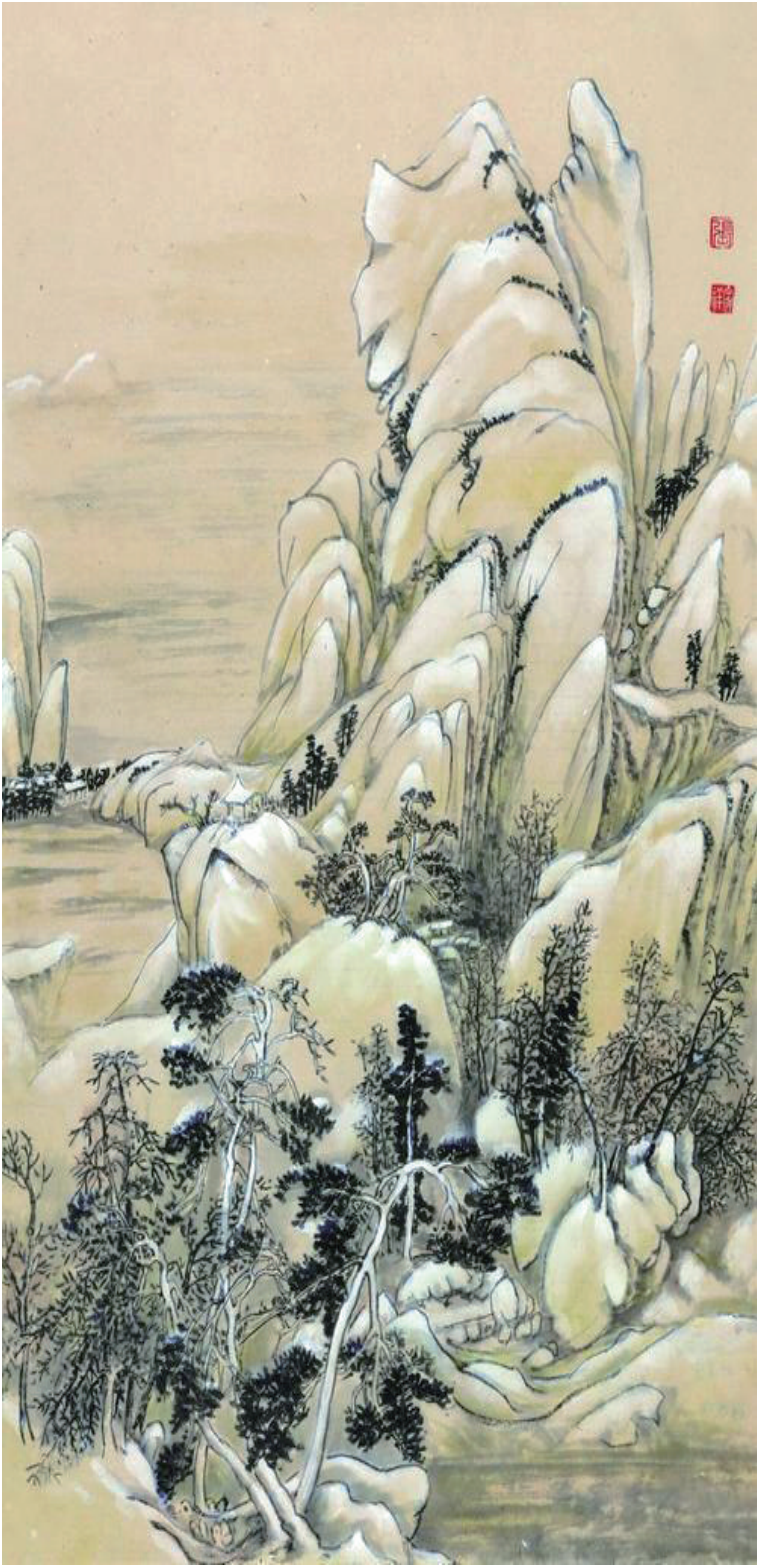
唐代王维的《雪溪图》里有一种特别安闲恬淡的气息,画的是乡村雪景。近景是一座拱桥,桥上白雪深深、尚无入迹,拱桥连着小径,通向湖边房舍,有人两两相对闲坐屋中,或许是在品茗赏雪,或许是在闲话桑麻,画面寥寥数人,山野冬日雪霁日长的闲适静谧扑面而来。远景几处山坡,被白雪深深覆盖,两间小亭掩映在几棵枯树中间,亭子后面是一片茫茫的白,因为这些留白,空间便显得尤为空旷悠远。画中间的湖面上,有两个人撑着一叶轻舟,看他们弯腰用力撑杆,仿佛是急着去迎接故人归来。此时,万物披雪、天地洁白,这宁静的雪后村庄,有人亭中喝茶,有人雪中独行,有人湖面泛舟,有人倚栏赏雪,人人兴之所至,心之所安。苏轼评价王维称:“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先生所言不虚,这一幅《雪溪图》就像一首清幽宁静意境深远的田园诗,叫人见之忘忧,不由得对这一片洁净无尘的世界心生渴慕。

看元代黄公望的《九峰雪霁图》,会让人不由自主屏声敛气,他的雪孤寒绝尘,不似凡间所有。画中远处数座山峰巍峨峭拔、凛凛难犯,如同银屏玉障耸立天穹之外。大雪初晴,群峰形态各异,浩然庄严,静静地沐浴在皑皑白雪中,仿佛天山瑶台莲花绽放,有一种圣洁明净的光芒在群峰之巅涌动。近景溪流蜿蜒,四周依次分布峡谷和屋舍,皆覆盖在茫茫白雪之下。峡谷上怪石峥嵘,屋舍周围寒树数丛,枯枝无叶,只是以淡墨勾出枯树轮廓,雪山寒林的气息呼之欲出。黄公望的雪真是寂静啊,一点人烟也没有,天地茫茫唯有无边无际的雪意,连鸟兽都藏得不见踪影。这幅雪景图会让人想起一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只是没有蓑笠翁来钓那一江寒雪。

作《九峰雪霁图》时,黄公望已是81岁高龄,在经历半生坎坷和牢狱之灾后,晚年的他看破世俗功名,隐于山川以画明志,也许画卷里这个洁白静穆的世界,才是他大顿悟后的心灵寄托。

冬日里虽然寒冷萧瑟,但也会有很多温暖美好的事情可做。与家人闲坐温一壶茶,与三两好友围炉夜话,穿越时光去古人的画卷里看一场雪,那里有一个洁净清澈的琉璃世界,涤荡尘嚣、心生澄明。

►《关山密雪图》（宋·许道宁）



希望的山巅

□ 正元

前,都要跑到他的地里看看他种什么,然后避开另一种。乡下人都打趣称他是农民收成的“晴雨表”,他听了也不恼,憨憨地笑笑,继续侍弄着他的“宝贝们”。

有一次,他谈起地里种的球白菜,猛地吸了一大口烟说:一毛钱一斤烂在地里都没客商肯去收!我说那咋办?咋办?他掐灭烟头,扬头灌下一杯烧酒,眼圈红红地说:请人砍了,都倒长湖里喂了鱼!主要人工费、运输费,加上冷库储存费太贵。他的目光有些茫然地望向前方,细碎的光泽在眼眶里闪动,我知道他是心疼,对于农民来说,粮食与蔬菜的浪费,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恶。我问:那以后还种菜不?种!地不能荒,怎么种呢?!他昂起头:种菜是一门艺术,我喜欢种。再说,乡下人辛苦一年,不就是为了一个盼头吗?

时光就在他的吆喝声中静静流淌过去,偶尔我也能在梦中看到他弯腰劳作的背影。我常想起他开的玩笑,要我跟他学种植大棚蔬菜。想到我们站在炽热的阳光下,拭去额头的汗水遥望远方的情景,该是怎样温暖的时刻!在人生疲惫的低谷,我的目光总是顽强地向上仰望,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叫作希望的山巅,有一条通向生活花园的小路。

生活随笔



趣食荸荠

□ 闾琴

荸荠是一种古老的土著植物,《尔雅》里荸荠的古名叫“苽、凫茈”,《齐民要术》里仅称“凫茈”,两个名字都很美。荸荠露出地表的绿秆似细细苇叶,远望修长柔美,似“苽”婉约。“凫”是野鸭子,“茈”通假“紫”,代称紫色汁果,“凫茈”指野鸭子爱吃的紫色果实。宋人称它“荸脐”,大概觉得它的外形与人的肚脐类似。明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称这种茎果为“荸荠”,此名沿用至今。

走兽和飞禽有时充当人类的试验品,古人看见野鸭子吃荸荠,才敢入口品尝,知是美味,方广泛食用。洗干净荸荠,咬上一口,肉色雪白,味道清甜。荸荠和莲藕一样,都藏在淤泥里,颇有点出淤泥而不染的意味。虽是野生之物,但煮熟起来却马虎不得,宜寻一小巧砂锅置于红泥小炉之上,炭火慢煮二十分钟,取出,托放精致小盘内。流程倒似煮茶般精细,透着些许雅意。

古人生活水平有限,但他们懂得向自然寻觅,更懂得如何拿粗朴野食制成精良的美味。其他野果,如板栗、菱角、松子,红楼里可做成“菱粉糕”“桂花糖蒸新栗粉糕”“松瓤鹅油卷”这三种高档点心。宋朝总体比较富裕,百姓生活相对安定。宋苏轼戏说“老稚满田野,所掘寻凫茈”,田野烂漫,老少齐齐出动,只为挖得荸荠满载而归,好一幅热闹安逸的画面。《山家清供》写道,“凫茈可作粉食,甘滑异于他粉……采以曝干,磨而澄滤之,如绿豆粉法。”古人认真起来精致起来,不输今人丝毫。

“溪桥有孤店,村酒亦可酌。凫茈小瓶炊,丹柿青萸络”。溪桥有旅店,店内有自酿的粗酒,下酒的是煮熟的荸荠肉,还有盛放在青萸里的红柿。诗人陆游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荸荠和柿子,多么怡然多么惬意,这旅途的劳累也在这一口口的荸荠与酒里消除散尽,荸荠具有慰藉心灵的作作用,因此被诗意地呈现。

明徐渭《渔鼓词》“洞庭橘芋凫茈菰,茨菰香芋落花生,姜唐九黄三白酒,此是老人骨董羹。”他把这吃酒老人写的如隐士一般超脱,下酒荸荠似沾了仙味。明吴宽《赞荸荠》“累累满筐盛,大带葑门土,咀嚼味还佳,地粟何足数”,“地粟”就是荸荠,江南地域作此称呼,挖掘回来直接吃,地头田间随取随吃,越吃越好吃,率真而不拘,如此吃法也让读者感受到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荸荠南北都有,产地多在水泽区域。小时候,我的祖母总喜欢拿荸荠做八宝饭,雪白的荸荠片镶嵌在紫色的米团中,特别显眼,祖母还喜欢拿荸荠剁碎了加红糖包汤圆,荸荠是圆的,汤圆也是圆的,取个双团圆的彩头。我听说北方人过年喜欢在饺子馅里加荸荠碎,暗喻“备齐”,藏有万事丰足年年有余的祝愿。

汪曾祺小说里写过荸荠庵,大概是庵堂的外形像一只荸荠,圆圆的,上面有点儿尖。汪曾祺《受戒》里形容荸荠:“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哗哗地响……荸荠藏在烂泥地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周作人《新年》写道“小辮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小孩儿头发稀少,梳两只圆圆乎乎的点发尖儿的小辮,确实有点像长芽儿的荸荠。可见,荸荠多招人喜爱啊。

有些植物,它们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长在野外荒塘,淡泊悠拙,反而能得到持久的青睐。

小城中有一家书店,它位于繁华商业街的拐角,名为“万叶”。它静静地矗立在护城河畔,面朝喧嚣,背靠宁静。每当夜幕降临,书店的灯牌亮起,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河畔的宁静,也温暖了城市的喧嚣。

推门进去,简约与文艺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轻轻拂过一排书脊,一本名为《岛上书店》的小说走进了我的视线。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孤独的书店老板和他在这孤岛上的小书店的故事。在风雨和岁月的洗礼中,老板的小书店,逐渐成为了岛上居民的精神寄托和温暖的所在。世间纷扰,书店,是一个能给人以内心安宁的地方。

一家书店,足以温暖一座城。在上海,坐落着一家独特的24小时书店——城市不眠。极简风格的玻璃门,犹如一个舒适森林的关卡,把读者的疲惫拒之门外。店内鲜嫩的绿植、安静的沙漏、摆动的钟表,无不安静地散发着魅力,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故事……这家不眠书店,如同一座灯塔,温暖地守候着大都市里无数个平凡人的不眠之夜。

同样是在上海,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在回忆先生定居上海的生活时,也常常提到一家书店,名为“内山书店”。这是先生每日必打卡之地。在这里,先生与朋友围坐一起,共品世间百味,交流、联络感情。常有客人误以为先生就是这家书店的老板。每当这时,先生总会开怀大笑……想必其夫人忆起与之相关的点点滴滴,也定会心底生出丝丝温情。这家书店也因此,让人倍感亲切。

的确,书店之于作家,更像是避风港一样的存在。“在这世上除了祖母的厨房之外,大概没有别的地方能比一家气氛融洽的书店更让人舒心了。”作家伊莎贝尔·阿联德曾这样评价她最爱的“书之廊”。她说:“看着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闻着油墨和咖啡味,听着故事里的人物在书页间发出沙沙的声响,你的心便渐渐暖起来……”我也仿佛感受到了“书之廊”带给人的满心暖意。

《书店,遇见你》这部纪录片,则记录了普通读者与书的奇妙相遇。节目精心挑选了6家各具特色的书店,以独特的角度讲述了人与书的故事。看着顾客在书架间穿梭,他们将书页轻轻翻动,我听到,是岁月在低语!这些无声的书店仿佛拥有了鲜活的生命,散发出独特的气息。

书店,是心灵的栖息地,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